

聖
安
東
的
誘
惑

世界文庫

聖安東的誘惑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外埠加郵費

原著者

Gustave Flaubert

譯者

李健

主編者

鄭振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

印刷者

第三八四
生活印刷



MULTAE RECREATIONES HISTORIA, DE OMNIBUS IN LIBRARIIS EOD. DOMINIS PAUL. 73

布羅該 Breughel 的「聖安東的誘惑」

我看見一幅布羅該的畫，敘述聖安東的誘惑。自己也很想把聖安東的誘惑寫成一齣戲，不過，這得另請高明，我可不成。大多數人看這幅畫，一定以為糟極了，然而我寧可拿正報 Le Moniteur 的收藏，外加十萬佛郎，來買這幅畫。

——一八四五年五月十三日，福樓拜寫給勒·蒲塞特的信。

這是我一生的著作，一八四五年，在階奴瓦 Geneva，當着布羅該的一幅畫，這本書的觀念第一次走進我的腦子，從這時候，我就一壁想，一壁讀參考書，沒有停過。

——一八七二年六月五日，福樓拜寫給尚特比 Chantepie女士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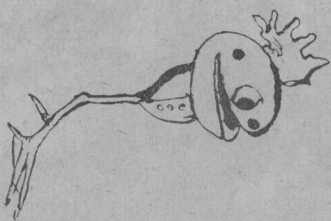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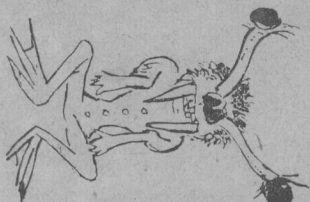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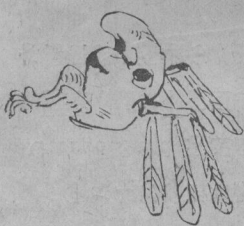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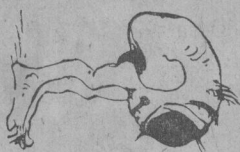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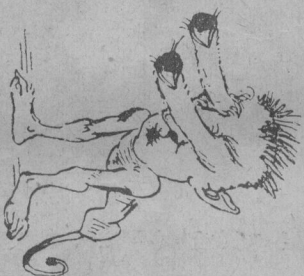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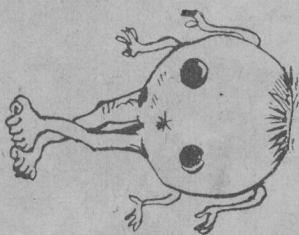


賈勞 J. Callot 的「聖安東的誘惑」

一八四六年八月，福樓拜買來一張賈勞的聖安東的誘惑的
刻畫，掛在他的書房。他寫信給高萊 F. Cole 女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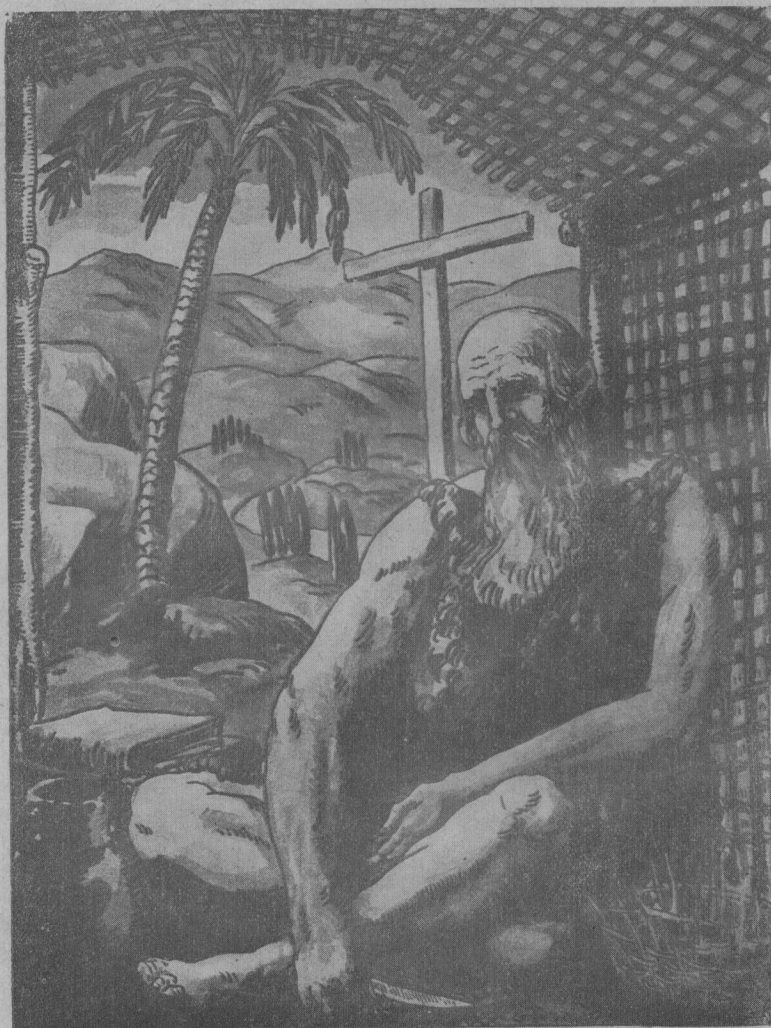
『我很愛這件作品。好久我就想弄一張來憂鬱的奇醜於我
有一種異常的魔力；我的性格是滑稽地苦澀，所以這正好應合她
密切的需要，我並不因之發笑，不過她讓我永長地思維。』

Le dessin pour le comédien



一八七二年三月，聖安東的誘惑行將完成，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兒子莫瑞思·桑畫了這些小妖精，寄給福樓拜。過日福的回信說他看見了很開心，特別歡喜靠右的兩個：一個是小孩頭，一個是死人頭。



一八七四年，聖安東的誘惑 *La Tentation de Saint*

獻與他早亡的老友，亦即他的弟子莫波桑的舅父。原詞如

絕念吾友 亞夫萊德·勒·蒲窪特萬

月三日，亡於窪塞勒 *Oise* 之樂維勒·尚

我要刊印的話，第一部書的開頭就寫着令兄的名姓，因為在我思想裏面，聖安東的誘惑永久是「獻與亞夫萊德·勒·蒲窪特萬」的。在他死前六個月，我就和他談起這本書。現在我算寫完了，中間輟而復始，始而復輟，整整佔了我二十五年！

——一八七二年十月三十日，結束聖安東的誘惑定稿，福樓拜寫給奧波桑的母親的信。

第一章

夕陽將下，聖安東停了工。從修行的苦悶，他想到已往錯過的機緣。他覺出精神不振，翻開聖經誦讀，然而這更引動他的幻想。他盼望有人做伴。他聽見不同的隱約的呼喚。活動的形影包圍住他。他想喊叫，然而喊不出口，暈在草蓆上。

第二章

魔鬼挾着七大業障，俯伏在他的屋頂，開始誘惑。最初是無盡的山珍海味，其後是無量的金銀珠寶；他恍惚來到亞力山太城，率領門徒，屠戮異教的人士；他彷彿獨受君士旦丁大帝禮遇；他羨慕尼布甲尼撒的暴行，彷彿自己就是，變成牛，在桌面走着——四肢向地，在沙上走着。他醒過來，用皮鞭抽暈了自己。示巴女王帶着隆重的禮品投奔他，但是他攆拒了她的蠱惑。

第三章

一個侏儒似的幼童坐在他的門檻上，他以為是女王的隨侍，然而却是他是當年的弟子伊拉瑞影。後者同他談論教理，列舉新約矛盾的記載。他勾起安東知識的欲望。

第四章

於是在他面前，起了一座高大的廟宇。伊拉瑞影領他進去，但是伊拉瑞影漸漸就不見了。各派教士紛囀着，爭辯着。他恍惚來在一羣殉教的囚犯中間。他彷彿來到塋地，看着教徒傷悼死者。他彷彿來到竹林，望着婆羅門教徒焚化。他似乎依舊站在他的門前：於是最初西蒙、海蘭，繼而阿坡樓尼、屋斯同、達米斯，大吹法螺，然而全沒有引走他。

第五章

伊拉瑞影似乎變大了，重新來在他的身旁。他們看着一切神祇覆滅：史前的木偶，婆羅門，佛，奧爾迺斯，巴比倫的神祇，奧爾穆士，狄亞娜，西拜勒，伊西絲，希臘的神祇，羅馬的神祇，向着無底的深淵，所有過往的神祇投滾下去。然後一聲霹靂，上帝吐露最後的聲音。只剩下伊拉瑞影站在安東面前——他是科學；他是魔鬼。

第六章

他挾起安東，遊覽宇宙萬象。但是他依然存有一線希望，魔鬼便捨棄了他。

第七章

安東拒絕死亡與物欲的糾纏。司凡克司（謎）與石麥爾（妄念）繼之出現，隨後是奇形怪狀的山禽海獸，蔚成大觀，擁聚在他的眼前。他企望和萬物同化。然而晨曦漸上，映出基督的面孔。他跪下來祈禱。

一

在戴巴伊德 *Thébaïde* ● 境內，山頂上一個半月形的圓平臺，四周圍了一遭巨石。

後方顯出隱士的茅廬。泥和葦子蓋成，平頂，沒有門。室內有隻罐子和塊黑麵包；一本大書，放在室中心的木几上；地面遠遠近近放着些編管子的籐條，兩三條席，一隻籃子，一把刀。

離茅廬十步遠，地面豎着一個長十字架；在平臺的另一端，一棵虬結的老棕樹橫在深淵之上，因為山勢陡直，尼羅河在絕崖下面倒像成了一座湖。

左右有石頭擋住，望不出去。然而靠沙漠那邊，好像海灘相接，一種銀灰而金黃的平行的大浪，一個高似一個，前前後後伸長起來；隨後，越過沙漠，呂彼亞 Libye ● 山脈遠遠形成一堵鉛粉色的牆，隱隱約約，影在蘆色的水汽裏面。太陽迎面落了下去。北方的天空，呈出一種珠灰顏色，同時天心的紫雲，排列得和片龐大的靈毛一樣，在穹蒼展開。這些光線變成了暗褐色，碧藍的部分轉成一種珠光似的蒼白；荊棘，石子，地，硬得全像黃銅打的底子；空間漂浮一種微細的金粉，和日光的波動混作一體。

聖安東 *Saint Antoine* ●

長鬍鬚，長頭髮，穿着件山羊皮襖，曲膝而坐，編着席。

太陽一消失，他就長長嘆息一聲，望着天邊：

又是一天！又過了一天！

然而往常，我並不這樣苦的不等夜完，我開始祈禱；隨後我下到河邊取水，肩膀上跨着皮囊，唱着讚美歌，我重新爬上崎嶇的山道。然後，我自己尋開心，在我的茅廬安排一切。我拿起我作活的傢具；我想把蓆編成一般大小，把籃子編得輕輕的；因為當時，那怕我一點點動作，我全覺得不算怎麼吃力。

到了規定的時間，我丟下我的工作；張開兩個胳膊禱告，我覺得彷彿一道慈悲的泉水，從上天流進我的心頭。如今，泉水涸了，爲什麼？——

他在石坪裏慢慢走着。

離開家的時候，人人責備我。母親難受得要死，妹妹遠遠招手叫我回來；而另一個哭着，阿媚娜瑞亞 Ammonaria，這女孩子，每天黃昏，我在池邊碰見她牽着水牛來。她追着我跑。她腳上的環子在塵土裏面亮着，她開叉的後襟迎風飄着。領我走的老修士朝她謾罵。我們的兩匹駱駝總在奔馳；我再沒有看見一個人。

起初，我選了一個法老 Pharon 的陵墓居住。然而，在這地下的宮殿，周流着一種神祕的誘惑，黑暗經古代香料的煙薰，好像也加厚了。我聽見棺木的深處發出一種呻吟喚我；要不，我看見牆上畫的可怕的东西忽然活了起來；於是我一直逃到紅海邊，一座荒涼的砦堡。在這裏，我的伴侶有石縫爬行的蝸子，有不斷在我頭上寫着盤旋的鷹。夜間，有爪子撕我，嘴啄我，柔柔的翅膀打我；還有可怕的鬼怪，朝我耳裏吼號，把我在地面翻倒。甚至於有一次，往亞力山太 Alexandrie 去的結隊的旅客救下我，帶了我和他們一同走。

隨後，我想跟好老頭子狄第穆 Didyme 受教。雖說他是瞎子，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聖經的知識。功課完了，他叫我扶着他散步。我領他上到巴勒穆 Panem，瞭望法爾 Phare，和大海。然後我們由碼頭繞回，碰見各國的人士，以至於穿熊皮的希麥人 Cimmeriens，塗牛糞的恆河 Gange 的行乞僧，Gym

nosophistes。然而因為猶太人拒絕納稅，或者亂黨心想驅逐羅馬人，街心常有戰事。而且全城充滿了邪教者流，馬迺斯 Manès 的信徒，法朗旦 Valentin 的信徒，巴西黎德 Basilide 的信徒，阿瑞屋斯 Arius 的信徒——全想過來和你辯論，說服了你。

有時我想到他們的演說，不注意，沒有用，依舊攪亂了心。

我逃到高齊穆 Colima ；我用心懺悔，臨後上帝我不怕了。有些人聚在我的四周，要做隱修士。我給他們立下切實的規律，唯其我恨格勞斯 Grosse 派 的狂妄和哲學者流的主張。各地打信給我。人從極遠的地方來看我。

不過人民拷打懺悔教士，於是渴於殉教，我重新來到亞力山太。迫害早已停了三天了。

折回的時候，賽辣皮斯 Serapis 廟前聚了一大羣人，攔住我的去路。有人告訴我，這是總督最後一次的示衆。在廊廡中央，大太陽下，一個赤裸裸的女人縛在柱子上面，兩個兵用皮條抽打。打一下，她的全身抽搐一下。她轉過臉來，張開嘴——越過人羣，隔着她覆面的長髮，我相信我認出了阿媚娜瑞亞——

不過——這女人還要高——還要美——美得出奇！

他把手放在額頭。

不！不！我不要往這裏想！

又有一回，阿塔納斯 Athanase 叫我幫他對付阿瑞屋斯的信徒。所謂辯論，也就是謾罵和嘲笑。然而，從那時起，他就遭人指摘，去了職，逃亡在外。如今他在什麼地方？我一點都不知道！人家犯不上給我送信！我的弟子全離開了我，伊拉瑞影 Hilarion 也和別人一樣！